

索绪尔任意性观念的双重价值和多种诠释

李二占, 王砚

(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2; 四川石油学校, 四川成都, 610213)

摘要: 任意性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基石和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内容, 对它的理解既要以索氏原意为基础, 又需考虑当代语境下的新情况。任意性观念具有双重价值和多种涵义。双重价值指任意性既是语言的重要属性, 又是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多种涵义指任意性的构件在结构上的非必然性联系, 如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无自然关联, 语言起源具有不可解释性等。

关键词: 索绪尔; 能指; 所指; 任意性; 结构主义语言学; 语言符号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232-06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任意性观念出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 二者共同构成语言符号, 故可以更加明确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67)}。随着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传播, 任意性被看作语言的主要性质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前提。

任意性观念现已成为公共学术资源, 理解起来见仁见智。在国内语言学界, 一种倾向是以《教程》中的话语比照人们对任意性的解释, 认为凡不符合原意的即是误读。另一种倾向以象似性和理据性研究成果来重新审视任意性, 进而批评任意性原则的无能^[2]。倾向之一只关注任意性观念的历史存在, 忽略了它在当代语境下的发展变化; 倾向之二太强调任意性观念的发展变化, 忘记了它与生俱来的历史存在。我们认为, 对任意性观念的理解要坚持本真与张力相结合, 既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上, 又能从“新的角度, 用新的眼光, 以新的方法来研究语言这个极度复杂的符号系统”^[3]。因此, 本文拟重新诠释索绪尔任意性观念, 阐明其双重价值和多种涵义。

一、任意性观念的双重价值

索绪尔认为从任意性原则可得出无数推论, 但“这些推论不是有同样的证据就能一下子呈现出来的; 要颇费一番周折才能发现它们”^{[4](76)}。对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任意性的双重价值——作为语言的重要属性

和作为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

(一) 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重要属性

作为语言的重要属性, 任意性指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无自然联系。语言事实告诉我们, “two(二)”的声音序列并不是“one(一)”的两倍, “narrow(窄)”的声音序列比“wide(宽)”长得多, 因此我们无法从读音推知意义或从意义推知读音。任意性这一涵义已被广泛接受, 语言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大都说语言是任意的, 是约定俗成的。

任意性如此重要, 但索绪尔只说它是“无人反对的事实”^{[1](68)}, 未给出更多具体论证。我们认为他这样做的依据是: 任意性具有前提性、自明性等无需论证的特征。任意性是语言产生的前提条件。人类是符号的高级动物。符号有征兆符号、象征符号、语言符号等不同类型^{[5](15-17)}。符号与其内容之间的联系越自然, 它们也就越易理解, 例如哑剧、礼节、天平等。但这些符号彼此“毫无联系, 仅像物体那样孤立而存”^{[6](233)}, 而且由于自然联系的理据制约, 其功用有限, 缺少自由性。语言则超越了这一制约, 任意创造出自己的音响形象与概念, 形成独特的自组织系统。

自明性指任何正常说话人都能靠直觉而意识到, 他们所说语言的语音与语义之间无必然关系。说汉语的人都知道能指“zhǎn”和所指“斩”无内在联系, zhǎn还可和“盏”“展”“跣”等概念构成不同语言符号。索氏认为任意性是对“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的行为的描写, 这种行为是可以设想的和未得到

收稿日期: 2011-04-22; 修回日期: 2011-06-2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项目(08SJD7400015)

作者简介: 李二占(1972-), 男, 陕西府谷人, 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语言理据学; 王砚(1974-), 女, 四川荣县人, 四川石油学校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语用学。

证实的^{[7](108)}。这说明任意性也是可以设想的和未得到证实的,因为我们“对符号的任意性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觉,这使我们想到事情可能是这样”^{[7](108)}。可见,任意性的要旨在于它以否定的方式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无必然联系,既然无必然联系,就不存在进一步论证的可能和必要。

(二) 任意性是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

指出任意性是语言重要属性后,索氏说它还是“关于语言结构的科学——整体语言学”的“组织原则”^{[1](68)}。整体上看,他把任意性原则当作方法论,并以此解释语言的系统性与独立性,共时性与社会性,不变性与可变性,价值性、差异性与组织性。一些当代学者也在研究任意性原则的方法论价值,如它与规约性、系统性、理据性、社会性及意向性的关系^{[8](101-185)}。总之,《教程》里的核心概念大都能得到任意性原则的有力解释,这说明它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石。

任意性原则和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有密切联系^[9]。这种竞争是古老的类比—破格论的现代版本^{[10](101)},但不同时期使用的术语不同,而且两者的争论“常出于不同理论背景,为了不同的理论目的,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绵延两千多年”^[11]。索绪尔选择了唯名论,将任意性原则看作公理,是“关于人类语言无需解释也无法解释的始源性事实”^[12]。任意性原则像几何图形中的辅助线,能帮助人们理解语言奥秘,达到科学研究上的理想态。任意性不仅指语言性质,还是一种理论建构。作为理论建构,它是假设的和无需证明的;它打通了语言先验性与可知性之间的隧道,一旦到达理解的彼岸,本身即无足轻重。这解释了为什么索绪尔“一方面奉任意性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又以为它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一个想象而已”^[13]。任意性原则与索氏提出的历时与共时、语言与言语等概念一样,都属理论建构范畴,因为“没有这些原则就没法探讨静态语言学的更专门的问题,也没法解释语言状态的细节”^{[7](144)}。这些原则合情而必需,它们和物理学中的“能量”“电荷”等一样,虽不能直接观察到,但“在解释和预测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是“任何一项科学理论的本体性承诺”^{[14](109)}。

要理解任意性观念,须区分作为语言属性的任意性和作为理论建构的任意性,二者宜叫做任意性和任意论。从任意性观念双重价值的角度看,一些认知语言学家与其说在挑战索氏的语言任意性,倒不如说是

在反对他的任意论假设。

二、任意性观念的多种涵义

任意性是法语 *arbitraire* 的汉译。通过考察 *arbitraire* 的词源,我们发现它与英语的 *arbitrary* 完全同义,其基本涵义分三类:意志的自由性;选择机会的多样性;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无必然的联系^[2]。三类涵义都源于 *arbitrary* 更基本的含义——will(意志)。任意性曾被洛克、惠特尼等讨论过,但索绪尔赋予它现代符号学与语言学意义^{[8](18)}。他指出语言符号的所指(概念)与其能指(音响形象)之间无内在联系,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不一定非用 *s-ø-r(sœur)* 这串声音不可,它也可用别的声音表示^{[1](67-68)}。这是学界公认的任意性涵义。索氏所说的语言符号主要指词,尤其在“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里^{[7](51)}。后来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取向,对语言符号的构成加以阐发^{[15](74)},把相当于能指的称为“声音、语音、符号、名称、词……”,把相当于所指的称为“意义、语义、事物、客体、思想……”。这说明任意性的构件已不限于音响形象与概念,其涵义也趋向宽泛。例如索氏曾说“语言并非完全任意的,而且其中有相对的理由”^{[4](82)},这里的任意性“显然不仅限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与其相反或相对的性质体现于语言中任何可以论证的、有理据的事物”^{[16](61)}。

任意性具有双重价值,因此其涵义必然多样。日本的丸山圭三郎认为,任意性包括价值任意性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17];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认为任意性指语言形式与其指称的外界实体之间无自然的对应关系。可见,当代语言学对任意性的理解既以索绪尔愿意为基础,又有新的发展,故我们要对任意性构件进行反思和重新阐释:在广义上,任意性指其构件在结构上的非必然性联系;在狭义上,任意性还可有以下诸种涵义。

(一) 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无自然的联系

讨论这一涵义的前提是:先有现实的语言符号,然后我们才能去辨其属性,这是先总后分的认识方法。

符号分一般符号和语言符号。前者的内部关系具有约定性,如能指“玫瑰”与所指“爱情”;后者的内部

关系具有任意性,如能指“jiěmèi”与所指“姐妹”。一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7](104)},即“一定程度的自然理据”^{[16](56)}。自然理据使一般符号不如语言符号自由。例如“天平”除与“一种精密的衡器”“法律上的公平性”结合外,难以和其他所指结合;而语言能指“tu”可任意和“to”“two”“too”甚至“吐”“兔”结合。与一般符号对比后,索绪尔发现语言符号与一般符号的共同点——约定性,以及语言符号自身的特点——任意性。他说,“语言学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而“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7](39)}。

任意性的这一涵义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同义词、同义词和多义词。同一能指“jiāo”可与“交”“教”“椒”“骄”等不同所指结合,形成不同语言符号。同一概念“小”可与“yòu(幼)”“xì(细)”“nèn(嫩)”等不同能指结合,产生一系列同义词。与多义词相关的隐喻也能证明语言任意性,因为语言若不是任意的,能指与所指就会形成固定的结合关系,像 headache(头痛)的隐喻义“麻烦(headache)”就不会产生。第二,跨语言看,同一能指可与不同所指或同一所指可与不同能指结合。能指“ai”的所指可以是汉语的“艾”“爱”或英语的“I”“eye”等;概念“书”的能指,汉语为“shū”,英语为“buk”,日语为“hon(ほん)”。第三,不同方言的同一音响形象可与不同概念或同一概念可与不同音响形象结合。“diēdie”这一音响形象在江苏盐城方言里指祖父,而在陕北方言里指父亲。概念“螺丝刀”的能指有 gǎizhuī(改锥)、chǎnzhuī(铲锥)、yīzìzhuī(一字锥)等。从理论产生背景看,索氏任意性观念主要针对将语言符号与“象征”混淆的自然论或本质论,强调我们“从生理、物理等方面说不出能指和所指结合成语言符号的道理,因而难以从能指推知所指,也难以从所指推知能指。”^{[15](52)}

索氏将任意性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如 dix 是绝对任意的而 dix-huit 是相对任意的。二者分别针对单纯词和复合词,但相对任意性容易引起概念上的困惑^{[18](56)},因为它既可指构成复合词的单纯符号的任意性,也可指复合词的任意性,甚至还可指复合词两个构成成员之间在语法和语义关系上的相对可论证性。既然语言符号分单纯词与复合词,那么单纯词的任意性可叫原子任意性,如“天”和“子”。复合词的任意性可叫分子任意性,如能指“tiānzǐ”与所指“天子”结合的任意性。复合词由单纯词构成,所以它除分子任意性外,还具有至少两个原子任意性。原子任意性与分子任意性之分能避免相对任意性术语所引起的困

惑。

(二) 能指与所指被自由创造出来然后再结合成语言符号

讨论这一涵义的前提是:作为语言符号产生潜在条件的能指和所指是如何具备的,这是先分后总的认识方法。

索氏认为“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声音也不是“预先划定的实体”,是语言符号的出现才“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7](157-158)}。例如“gu:gl”虽符合英语语音系规则,但和语义“一种网络搜索引擎”一样,在 1998 年前只是潜在物。“Google(谷歌)”一词的出现宣告了二者现实的存在。索氏这里强调的是语言符号与一般符号的区别。一般符号先有预存的能指和所指,如烟和火,然后二者再结合为符号。能指“烟”和所指“火”的预存不依赖它们之间的符号关系,它们本身就是符号。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能预存,而是“完全由关系确立的实体”^{[19](13)},其存在依赖于整体的符号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氏说二者如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4](125)}。

但能指与所指又是可分的,否则人们无法理解语言符号之构成关系。分绝不意味着能指和所指的独立预存,而是指语言符号产生的潜在条件。分是理论分析需要和一种研究方法^[20]。既然“观念和声音的联系根本是任意的”^{[7](159)},语言符号的价值只依存于习惯和普遍同意,那么理论上,我们有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7](114)}。语言产生只要满足“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的条件即可^{[7](167)}。例如汉语普通话里,声韵组配并辅以声调,就可形成现实或潜在的音系结构。现实音系结构有对应字,潜在音系结构无对应字。若有交际需要,人们立刻用潜在音系结构表达新概念,象声字和借字就是很好例证^{[21](45)},像 kā(咖)、gā(伽)、chuā 歙、diǎ(嗲)等。有时潜在音系结构有了对应字,有时现实音系结构丧失了对应字,再度成为潜在物。这表明音系结构弹性很大,可“适应日益增长的交际的需要而做出相应的调整”^{[21](45)}。

语言符号在任意创造自身时,意味着其能指和所指也任意创造而来。反过来说,任意创造而来的能指和所指还要结合成语言符号。就事实而言,新的语言符号被不断创制出来,而其能指和所指又参与更多新符号的创制工作。在语言之谜彻底解开前,我们只能认可这一悖论式的语言生成机制。一言蔽之,从语言符号的整体性看,任意性指能指与所指之间无自然联系;从语言符号的分解性看,任意性指能指和所指自身被任意创造出来。前者针对现实语言符号,后者针

对可能语言符号。

(三) 语言符号创造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的价值系统

索氏引入“价值”这一经济学概念, 即从系统与其构成要素视角来确定语言价值。与把语言看作彼此孤立单位的观点不同, 他首先将语言看成系统和要素, 认为“有要素之处, 也有价值”, 而价值“确实是意义的一个因素, 但要紧的是不把意义仅仅看作一种价值”^{[22](156)}。从系统的角度看, 语言符号价值由共存于同一体系内的词项对立关系所决定。依照索氏, 系统及其要素决定语言价值, 价值则产生意义。

后世学者从任意性的角度将语言价值总结为语言符号价值的任意性, 即所指的任意性。其涵义是: 既然语言是一种任意的创造, 尤其是它任意创造了自己的能指和所指, 那么语言创造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 故语言价值必然也是任意的。丸山圭三郎认为价值任意性是语言体系内符号之间横向关系的任意性, 它具有原初性, 而语言符号内部能指所指之间的任意性仅是它的逻辑结果^[17]。具体地说, 我们首先对世界进行切分并形成语言系统, 再将语音切片与概念切片结合生成语言符号。因为“对混沌的团块施以切分作用而得出如此一般的听觉印象和概念的切片”的过程是任意的, 所以“而后通过它们相互结合而产生特定的价值”的语言符号也是任意的^[17]。语言切分世界时的任意性是语言价值的任意性, 而能指和所指结合生成语言符号时的任意性则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前者是因而后者是果。语言对世界的切分像蛋糕可分成数量和形状不同的小块一样, 这种过程完全是任意的, 故由此而生的语言价值也是任意的。既然切分方法本身是任意的, 那么被切出的各小块即各个语言符号, 也只能是任意的。价值任意性“是不同语言对现实世界不同的切分方法, 即在将现实连续体非连续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切分方式的任意性的问题”^[17]。譬如面对“晴天夜晚, 天空呈现出一条明亮的光带, 夹杂着许多闪烁的小星”这一事物, 英国人从视觉相似的认知特点出发, 选择“milk + way(牛奶 + 路)”的内部形式, 而汉人选择了“银色 + 河流”的内部形式。两个符号的价值由各自的语言系统决定, 因此它们只有在各自的系统里才有价值, 彼此无法直接交换: Milk way 不能汉译为“牛奶路”, 银河不能英译为“Silver river”。这说明不同语言对世界的切分方式是不同和任意的, 故切分而来的语言符号的价值也是不同和任意的。

(四) 语言符号在结构上具有不可分析性

语言符号有符内与符际之分, 前者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 后者是单纯符号 A 和 B 之间的联系。单

纯符号只有符内关系, 合成符号既有符内关系又有符际关系。合成符号构成成员本身具有任意性, 成员之间则还有着内部形式——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之和; 这类类似于原子结合而成的物质的分子结构。合成符号成员的任意性是原子任意性, 合成符号整体的任意性是分子任意性, 合成符号的任意性比单纯符号的复杂。在这一问题上, 索氏创造了几个令人困惑的术语——绝对任意性、相对任意性、相对可论证性和可论证性。

绝对任意性指单纯符号的任意性, 相对任意性指合成符号构成成员的任意性, 相对可论证性指合成符号成员之间符际关系的可解释性。就符内关系即能指与所指的联系而言, 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属同一范畴, 而相对可论证性是“合成符号的句段关系以及内部形式中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相结合所表现出的理据性”^{[15](65)}。为了强调任意性作为首要原则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合成符号虽然具有可论证性, 但构成它的单纯符号本身却无法论证, 所以他不但把合成符号的可论证性界定为相对可论证性, 进而又归结为相对任意性, 这实际上回到了绝对任意性这一最初的立场。将任意性与可论证性当作对立物的同时, 又把相对可论证性附庸乃至等同于相对任意性, 这种立场会带来理论上的困惑, 结果是无法理顺相对任意性与相对可论证性之间的关系。但相对可论证性概念孕育了语言理据性的思想萌芽, 首开语言非任意性研究的滥觞。索氏因此不但是任意性原则的创立者, 也是理据性原则的启示者。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他没来得及对语言理据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造成术语困惑的原因不仅在于索氏把相对可论证性附庸乃至等同于相对任意性, 更在于他将任意性的含义从符内关系扩展到符际关系上。他认为“vingt”是绝对不可论证的, 因为“在 vingt 的意义方面, 实际上没有涉及整体语言内任何共有的字眼”^{[22](97)}, 而“句段的分析越是容易, 次单位的意义越是明显, 那么, 论证性就越是完备”^{[7](182)}。就是说, 句段关系越是不可切分与不可类比, 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就越弱而任意性就越强。合成符号 dix-neuf 之所以可论证, 是由于 dix 和 neuf 的支持与对照。dix 和 neuf 帮助我们把 dix-neuf 正确切分为两部分, 而它们一旦消失, dix-neuf 的可论证性就不复存在, 因为若失去切分的依据, 也就失去判定任意性与否的标准。这说明索氏认为具有内部形式的合成符号在结构上是可分的, 因此是可论证的, 而没有内部形式的单纯符号在结构上不可分, 因此是任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意性自然意味着语言符号在结构上的不可分析性。

(五) 语言符号与所表达事物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

索氏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序列^{[1](66)},但又说“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7](104)}。心理的所指和现实中的所指距离遥远,殊而无同,但这暗示着:语言符号与所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同,但它也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正如有学者认为,任意性“或者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者指语言符号及其意义之间的关系”^{[23](42)}。

语言符号与所表达事物之间无自然联系这一命题可做如下解释。第一,事物所具有的客观性,如自然性或理据性,并不必然给语言符号以理性制约。例如速度既指“运动物体在某一个方向上单位时间内所通过的距离”(《现代汉语词典》),那么事物的速度只有快或慢两个自然维度,但在语言表达上我们常说提高或降低速度,虽然这一表述违背事物的自然逻辑。再如柜本指有门的家具,箱指有盖的家具,即上开盖为箱,横拉门为柜。但被叫做箱的电冰箱有横拉门,被称为柜的冰柜却有上开盖。类似例证还有“手机”“手提电脑”“网球”“排球”等。可见,语言符号不能精确反映现实事物的客观逻辑性。第二,同一事物可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即一物多名。“一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名”不同,即使在同一语言内,它的名也多样,比如汉语“葵花”有向日葵、向阳花、朝阳转、转头莲等二十多个名称。第三,不同的语言都以“自己独特的、‘任意的’方式来区分概念、归纳世界”^{[19](13)}。例如汉语将“同一父亲或母亲所生的男孩”切分为“兄”“弟”两个语言符号,而英语只有“brother”。

(六) 语言起源具有不可解释性

索氏将语言学分为演化语言学与静态语言学,即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他说历时语言学比静态语言学容易研究,因为前者的对象比后者的更好把握^[24]。要把语言的演变过程解释清楚,须先弄清它未变的和已变的两个状态。对于语言的过去,史料极其匮乏,因而困难重重,况且语言的历时研究还需要去探索其变化成因,这又和语言起源问题联系起来。在索氏理论体系中,“起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符号任意性的命题掩盖了起来”^[24]。我们则认为任意性命题不是掩盖,而是正确指出了语言起源的不可解释性。语言“永远是一种既存、已在的状态,我们面对或身处的是社会事实”^[13]。这种事实即语言的强制性与先验性。强制性指语言共时地加在使用者身上而不用考虑自身的历时演变情况^{[25](63-64)},先验性指语言总是先于使用者而存在,因为语言这项契约是我们无条件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1](71-72)}。既是继承的,它就是非自由

的和难以解释的,所以“先验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26](97)}。索绪尔用任意性这把利刃切断语言的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模糊联系,巧妙避开了语言起源的不可解释性问题。

任意性涵义还包括文字的非理据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非必然性、人类选用语言工具行为的偶然性^[2],但这些大都以上述涵义为基础。不过这也进一步说明:任意性的确是一个涵义丰富的现当代语言学学术语和概念。

三、结论

任意性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对其研究一直徘徊在支持与否定之间。人们一方面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重要属性,却忽略了它也是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始终强调任意性指的是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无自然的联系,却忘记了它事实上具有多种涵义。如果将任意性概念的索绪尔原意与当代语境下的新解读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本真面貌与张力状态其实是相容的。例如对于索氏所极力排除的语言与物的关系^{[27](283-286)},任意性概念也能予以明确解答。这些事实证明: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可以把任意性观念分为双重价值和多种诠释,因为任何研究都是在前贤基础上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权威理论的注解。

参考文献:

- [1]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2] 王砚. 索绪尔“任意性”与“相对可论证性”解读[J]. 中南大学学报, 2009(6): 115-122.
- [3] 冯志伟. 论语言符号的八大特性[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7(1): 37-50.
- [4]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裴文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 [5]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6] Saussure, F. de. Writing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7]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8] 张绍杰. 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9] Bouissac P. Iconicity or Iconization? Probing the Dynamic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C]// Maeder, C. et al. Outside-In—Inside-Out: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15-37.
- [10] Halliday, M. A. K.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1] 王寅. 语言学新增长点思考之二: 语言与哲学的交织对我们的启发[J]. 中国外语, 2008(2): 27-32.
- [12] Joseph, John E. The Linguistic Sign [C]// Sanders,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s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75.
- [13] 屠友祥. 索绪尔“符号学”设想的缘起和意图[J]. 浙江大学学报, 2005(5): 34-42.
- [14] Lakoff, G. &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15] 王艾录, 司富珍. 语言理据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6] 马壮寰. 索绪尔语言理论要点评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7] 魏育邻. 如何理解索绪尔的任意性[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1): 24-28.
- [18] Holdcroft, D. Saussure: Signs, System, and Arbitrarin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9] 乔纳森·卡勒. 索绪尔[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 [20] 马壮寰. 语言符号的整体性——兼论符号界定中的歧解[J]. 外语学刊, 2007(1): 113-116.
- [21] 徐通锵. 语言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22] 索绪尔. 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 屠友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3] 哈杜默德·布斯曼. 语言学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4] 姚小平.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中的 *langue*, *langage*, *parole*[C]// 李宇明等. 言语与言语学研究. 武汉: 崇文书局, 2005: 63-81.
- [25] Robins, R. H.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6] 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1)[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27]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The Dichotomous Value an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Saussurean Arbitrariness

LI Erzhan, WA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Staff Office of English, Sichuan Petroleum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Chengdu 610213, China)

Abstract: Arbitrarine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rns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aussurean Linguistics. Its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both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some new contemporary features. Arbitrariness has a bipartite value and different connotations. The bipartite value means that it is both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of linguistic signs and the first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studie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mean the lack of necessary link between the components of any language phenomenon, i.e. the non-motivated relation between the signified and the signifier of linguistic signs, the un-analyticity of words, the un-interpretability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 and so on.

Key Words: Saussure; signifier; signified arbitrariness; structur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sign

[编辑: 汪晓]